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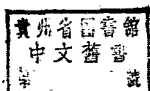
鬧元宵

嚴恭作



桂林六藝書店發行





J
102123
68

鬧元宵

一幕兩場

時間 廢歷新年。

地點 淪陷區某鄉鎮。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姜神仙——三十九歲。幫命摸課的瞎子。游擊隊的偵探。

寶兒——十三歲。鄉童。

小六——十一歲。鄉童。

喜子——十歲。女孩。

王書記——二十四歲。偽自治會的書記。又是游擊隊的隊員。

小呆子——十八歲。偽自治會的勤務。先天的白癡，很遲鈍，又愚笨，說話有些口吃，四肢不大靈活。

翻譯官——二十九歲。敵軍聯隊長翻譯兼隨從。

李會長——五十七歲。偽自治會的會長。

人——三十九歲。農民，善于玩龍燈，游擊隊員。

老婦——五十八歲。

大小姐——十七歲。李會長的女兒。聰敏，伶俐。

很天真又熱情。

日傳令兵

敵軍聯隊長——三十多歲。身體肥胖，外表很莊重，但帶點虛偽。性陰險。

日攝影記者

日衛兵四人

鄉民若干人

玩龍燈的七人

鑼鼓手五人

游擊隊若干人

景 李氏家祠的大門口。門偏台左，門口是一片廣場，在廣場左旁有棵大柏樹，從廣場望開去是起伏著的田園，較遠處矗立著雄嶺的山脈。

現在李氏家祠改變成偽東山鎮自治會，所以在門頭上交叉地掛著一面五色旗一方太陽旗門邊添了一塊「東山鎮自治會」的招牌。在門頭上掛著一個紅燈籠。

幕啟 遠處要木人頭的鑼鼓聲響著；——這響聲在第一場一直不停。另外還有夾雜的喊聲：「看

木人戲啊！」「快來看木人戲啊！……「木人戲
真好玩」……「來看木人戲」……

賽神仙獨自坐在柏樹根上兜攬着「買賣」。他在
柏樹上掛了塊布招牌。招牌上寫着「賽神仙換
課算命」。

賽神仙（懷中抱提着一個布袋，布袋上繫着幾個鈴鐺，
布袋里裝着小木元寶，小木頭塊，小木算盤……都是
些好玩而稀奇的東西。不斷地播弄着布袋，發出喀哩
喀啦的聲響。）問財問喜，問問流年運氣，……對不
對當場試驗，靈不靈過後方知，換神課不取分文，…
……（把布袋播弄一陣）問財問喜，問問流年運氣…
……〔註〕

寶兒（從台左跑出）喜子，小六，快來，快來……我們
去看戲……

小六（拉着喜子從台左跑上）來了，寶兒，看什麼戲？

寶兒 木人戲，木人頭戲……

小六 好玩兒不好玩兒？

寶兒 好玩兒得很呢。

（註）賽神仙在樹根上進行別的動作時，仍不斷地說着逗逗寶兒。

小六 好好，走走……

寶兒 喜子，跟我們去看，好吧。

喜子 我不去。

小六 喜子，我們一塊兒去。

喜子 我……不去。

寶兒 （拉着喜子）走走，木人戲好玩兒呢。

小六 （也拉着喜子往台右跑）我們一塊兒去。（喜子被他們拉下）

王書記 （匆忙從自治會出來，走到賽神仙跟前停下，把四圍看了一下，「沒有人」——）算命先生……

賽神仙 摸課嗎？問流年還是問運氣？

王書記 （模稜地）是我，這兒沒人，你睜開眼，我有話跟你說。

賽神仙 （睜開眼）是你，老王。

王書記 我告訴你個消息，東洋人叫我們自治會今天晚上玩龍燈，出燈會，鬧元宵，把全鎮的老百姓都騙來看龍燈，東洋人趁機就抓人抓壯丁跟女人。壯丁抓去給他們當兵，女人送到東洋兵營裏陪東洋兵睡覺。

賽神仙 呵！想不到東洋人要這套把戲，要藉玩龍燈來抓

人。那麼這個龍燈還玩兒不玩呢？

王書記 當然玩兒了。送上門來的買賣還不做！我這就到山上去找人來玩龍燈。有人來你把這個消息告訴大家。

賽神仙 哦哦。

王書記 別忘了！

賽神仙 不會的，老王，你放心。

（小傻子提着漿糊桶 挾一捲紙，從自沿會出來……）

王書記 小傻子來了，我走了。（急下）

賽神仙 好，你走吧，……（閉上眼）……問財問喜，……問問流年運氣，……

小傻子 （把紅紙寫的告示刷好了漿糊，貼在大門口牆上，告示上寫着：『恭祝新年，與民同慶。龍翔鳳舞，風調雨順。皇軍禮物，賞我良民。如此王道，天下太平。』嘴里哼着小調……）正月里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

賽神仙 是小傻子嗎？

小傻子 是我。

賽神仙 小傻子，恭禧！恭禧。

小呆子 恭禧你賽神仙。

賽神仙 恭禧小呆子，今年討個漂漂亮亮的老婆。

小呆子 （悲哀地）賽神仙你別提老婆了，我小呆子是討不到老婆的，那家願意把女兒嫁給我小呆子呢？

賽神仙 小呆子，你別難過；我來給你做媒。

小呆子 （喜悅地）真的嗎！你別騙我。

賽神仙 騙你是這個（五個手指頭抓成烏龜形）唔，小呆子，你在那兒做什麼呀？

小呆子 貼告示。

賽神仙 告示上說的什麼。

小呆子 ……我不認識字！我就聽見那個翻譯官跟李會長說，……說今天晚上玩龍燈——出燈會，要叫老百姓都來看，賽神仙，你也來看。

賽神仙 唉！我是個瞎子，那能看得見呢。

小呆子 那你可以來拿布，東洋人還要在玩龍燈的時候送老百姓的布呢。——這也是我聽見那個翻譯官跟李會長說的。

賽神仙 小呆子，你知道東洋人為什麼要玩龍燈啊？

小呆子 這個……我可不能告訴你。

賽神仙（生氣地）小呆子，你太不夠朋友了。我還要給
你做媒——找老婆。你這點事都不肯告訴我……

小呆子 不是我告訴你，是……

賽神仙 是我賽神仙不夠朋友對不對？……算了，算了！
……老婆你自己去找吧。

小呆子 賽神仙，你不要生氣，我……小呆子告訴你就是了。

賽神仙 那老婆還是包在我身上。

小呆子。為什麼要玩龍燈……我聽見那個翻譯官跟李會長說：（摹倣翻譯官的神情。）「今天晚上出燈會，玩龍燈，你要把全鎮的老百姓都叫來看，人到齊了，就把年青的男人和青年的女人抓起來！男的送去當兵。女的送到兵營里去陪皇軍睡覺……這是聯隊長的命令，你要好好地辦，小心點不要給外人知道——壞了事。」李會長說：（摹倣李會長的神情）「是是，我一定謹慎辦理，謹慎辦理。」那個翻譯官又說：「這是命令，你要小心點……」

翻譯官（走出大門緊接着——）小心點辦，李會長……

李會長（隨着也出現在大門口）是是，我一定謹慎辦理，
謹慎辦理。

翻譯官 我這就到碼頭迎接聯隊長，希望你把晚上玩龍燈的事，一切都佈置好。

李會長 是是，請翻譯官轉告聯隊長說，玩龍燈的事，我一定謹慎辦理，……還要請翻譯官在聯隊長面前說明兄弟爲着辦理龍燈的事，不能到碼頭恭迎聯隊長……

翻譯官 我一定給你說到，再見。(下)

(這時有個人從台左上場，背向觀眾看告示。)

李會長 恕不遠送了。……(見小呆子站立在傍邊)

小呆子，把大門外掃掃乾淨，待會兒聯隊長就要來看龍燈。

小呆子 是是。(跟着進去。)

賽神仙 (用眼睛瞞一下四圍，仍繼續地嘆) ……問財問喜，問問流年運氣……對不對當場試驗，靈不靈過後方知……

人 (走近賽神仙) 算命先生，摸個課，…… (把四面張望了一下。)

賽神仙 諸問閣下，貴庚多大？

人 二十八歲。(祕密而低聲) 是我。

賽神仙 (睜開眼) 哦，是你，有新聞。

人 什麼新聞？

賽神仙 老王到山上去了。

人 他上山去幹嗎？

賽神仙 找人來玩龍燈，今天晚上要玩龍燈。

人 玩龍燈？

賽神仙 東洋人出的主意叫自治會辦的。

人 這又是什麼用意？

賽神仙 叫老百姓都來看龍燈，趁機就抓人。

人 抓什麼人？

賽神仙 年輕的男人跟女人，……

老婦 (從台左走到台右) 喜子，小六，回來吃飯吧，喜子，
……回家吃飯吧……喜子……寶兒(下)

(當老婦退場時，賽神仙與人掩飾地說。——)

賽神仙 我是直言奉告，有好說好，有壞說壞，概不奉承。

人 請算命先生直說。

(老婦走過去了。)

人 這又是幹什麼？

賽神仙 男的抓去給東洋人當兵，女的抓去送到東洋兵
營陪東洋兵睡覺。

人 我們打算怎麼辦呢！

(老婦拉着寶兒小六拖着喜子上。)

寶兒 我不要吃飯，我要看木人戲。……

小六 我也要玩木人戲。……

老婦 快跟我回去吃晚飯，吃了晚飯就出燈會看龍燈…

寶兒 真的嗎？

老婦 天一斷黑，就出燈會玩龍燈了，快跟我回去。

小六 啊！玩龍燈了。

寶兒 吃飯去！看龍燈！

(小六寶兒拉着喜子，老婦跟在後面由來路下)

(老婦和孩子們進行以上對話時，同時賽神仙與人…
……)

人 ……我這筆財氣靠得住嗎？

賽神仙 請等我把下一掛看看……(默算一會兒)這一掛好了！……你上一掛是木能生火，火水相沖，就多點火。這掛是個金元寶，木克于金，金能克火，正好呀，把上掛多的那點火克掉了。恭喜老哥，要請我吃喜酒啊，多的不敢說，闖下今年嗎？……真把塊錢的財氣是靠得住的……

(小呆子出來掃地)

人 (低聲) 又有人來了。

賽神仙 是小呆子。

人 (高聲) 請問算命先生這筆財氣在那個方向？

賽神仙 (高聲) 那邊是西北(指大路)這邊是東南(指大門)財氣就在東南。(又默算一番)這筆財還不遠呢，就是眼前的事。……(再默算有新發現)啊呀！其中還有點波折，有小人從中作梗，不過不礙事。閣下今年是紫微星高照，逢山過山，遇水搭橋，勇往向前，包管你萬事順手。(低聲)你快去吧。

人 好，發了財給你送課錢來。

賽神仙 好說，好說，要不豈過後方知……對不對當場試驗……還有那位……摸神課不取分文！

(小呆子掃到樹根賽神仙身傍。)

賽神仙 小呆子你又做什麼？

小呆子 掃地。賽神仙你又上了生意。

賽神仙 總算開了張算了個命。

小呆子 (掃好了地)賽神仙，我忘了問你，給我做媒的姑娘好不好看？

賽神仙 這個姑娘呀……好看極了。

小呆子 唔……比李會長的大小姐怎麼樣？

賽神仙 跟她差不多。

小呆子 她是個什麼樣子，你快說。

賽神仙 小呆子你別着急，聽我慢慢的說，……這個姑娘
長得跟李會長的大小姐有個八分像……她呀也是瓜
子臉；黃魚腳，二道毛，穿旗袍，不笑不說話，一笑就
是兩個酒渦……進過洋學堂，會唱外國歌……

小呆子 噠……噠……她是那家的姑娘？

賽神仙 你別先問她是那家的姑娘，一問，她就不會嫁給
你了。這個老婆包在我的身上……。

小呆子 那我至少得看一看呀。

賽神仙 小呆子你又着急啦，『好事不在忙中取』一着
急也是成不了好事。……唔……小呆子！你告訴我東
洋聯隊長什麼時候來？

小呆子 賽神仙，你別騙我。

賽神仙 我已經說過了，騙你是這個。（用手指抓個烏龜
形。）你說東洋聯隊長什麼時候來？

小呆子 我聽說他就要來了。

賽神仙 他來幹什麼？

小呆子 看龍燈呀！

賽神仙 還有別的呢？

小呆子 還有……李會長請他吃飯，……唔，賽神仙，你問這個幹嗎？

賽神仙 (掩飾地)不幹嗎？我不過問問……(支開)小呆子，我給你做媒找老婆，你打算怎麼謝我……

小呆子 我小呆子請你喝喜酒……

賽神仙 還有呢？

小呆子 ……給你叩頭……(給賽神仙跪拜。)

大小姐 (由台右上)小呆子，你在這兒幹嗎？

小呆子 (尷尬地)……唔……撻地……大小姐你到會裏來給會長拜年的嗎？

大小姐 不是的，我是來找我表哥的，小呆子，我表哥在會裏嗎？

小呆子 王書記出去了。

大小姐 他到那兒去了，出去多會了？

小呆子 他出去不一會兒……他是去找玩龍燈的去了。

大小姐 玩龍燈，什麼時候？

小呆子 今天晚上，大小姐你也來看啊。

大小姐 小呆子，知道王書記什麼時候回來？

小呆子 唔……不知道……

大小姐 那麼，你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小呆子 不知道……大小姐你找王書記幹嗎？

大小姐 你不要管，告訴我王書記在哪兒？

（王書記與人由大路上）

王書記 王書記在這兒呢！

小呆子 王書記，大小姐正找你呢。

王書記 你找我嗎？

大小姐 噯，你到那兒去的？

王書記 會長叫我去找一般人來玩龍燈，今天晚上要開
慶祝元宵大會，東洋聯隊長也要來參加，我已找這位
（指人）來玩龍燈，你找我有……

大小姐 有話說。

賽神仙 （示意地）問財問喜。問問流年運氣。

王書記 算命的，別在這兒亂嚷，到那邊去！

賽神仙 先生可憐我瞎子，讓我在這兒混碗飯吃吧……

王書記 別嘮嘮，這兒是自治會的大門口，你知道嗎？你

到玩木人戲那兒去不是一樣嗎？去去，快走。（低聲）

快去領路。

賽神仙（點頭）唉！你先生叫我瞎子走，我還敢不走嗎。

（收招牌）

王書記 那你就快走啊。

賽神仙 這不就走了嗎，唉！（下）……開財開喜，開開流年
運氣……

王書記（目送賽神仙下）真討厭，（向大小姐）你有什麼
話，我們到裏面去談吧。

大小姐 不，我爸爸在裏面，我不願意進去……

王書記 好，那麼小呆子，你把這位帶到裏面去見會長，
他是玩龍燈的，請會長跟這位談談玩龍燈的價錢。

（向人）請你跟他進去。

人 好好。

小呆子（向人）跟我來。

王書記 小呆子，你告訴會長，我在外面有事，一會兒就
來。

小呆子 知道了。（帶人進內。）

王書記 你找我要說什麼？

大小姐（冷冷地）我沒有什麼說的，你近來在外面做了些什麼事，你自己知道。

王書記（詫異地）我在外面……沒做什麼事呀。

大小姐 哼，沒做什麼事，難道還要跟你說出來嗎？

王書記（掩飾地）哦，我前天進城去了一趟，昨天到山上去了一趟，這都是公事，進城嘛，是聽命令，上山是調查戶口的……

大小姐 還有別的呢？

王書記 別的，我沒做什麼事了。

大小姐（氣憤地）你還要瞞着我，什麼事情都不告訴我，我來問你，你還這樣對待我，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昨天上山，是成立東山鎮抗日游擊隊的嗎？

王書記 小聲點，這是誰告訴你的？

大小姐 誰都沒有告訴我，你自己借給我的那本書裏夾著一張開會記錄你不知道嗎？

王書記 哦！原來是這樣的！

大小姐 你不告訴我是怕我壞了你的事，怕我跟我爸爸一樣甘願做日本的走狗，甘願過這奴隸的日子。

王書記 不是的，不是的，你聽我說……

大小姐 那麼，你以為我是沒有熱血，沒有膽量跟日本人幹。

王書記 你聽我說，我是因為……

大小姐 因為我是漢奸的女兒！

王書記 不是的，我是因為遵從隊里的意見，才瞞着你的，隊里命令我跟你深切的談一次話，得到你的同意之後再告訴你的……

大小姐 （諷刺地）那就是要進行一番考試啦。

王書記 （玩笑地）可是現在不必了，剛才你發了那頓皮氣，就算是考試及格了。

大小姐 我這種人參加你們的游擊隊有用嗎？

王書記 （求饒）你不要說這些話了，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帶你生了這麼大的氣。

大小姐 （逼問）誰生氣了，誰生氣了？（板着臉）

王書記 （退讓）好好，你沒生氣，我生氣了。（玩笑地）可是我沒有氣得板着臉！

大小姐 我板着臉的？我板着臉的？（頓驕一笑）我不跟你說了。（欲行）

王書記 你別走，（拉住大小姐）我也有話跟你說。

大小姐 你說呀。

王書記 我請你一件事，你肯嗎？

大小姐 你先說什麼事？

王書記 這是公事，你過來（耳語）

大小姐 （嚴肅地）這件事，我恐怕辦不好。

王書記 你別怕，有我在你身邊。

大小姐 不過……

王書記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大小姐 我回去了。（下）

（王書記進會去）

（空場約半分鐘——）

日傳令兵 （急急的跑上，向大門裏喊）李會長，……李會長……出來的快，八個，出來的……

（李會長，王書記，小呆子，人，聞聲迎出。衆向日傳令兵深深的鞠躬。）

李會長 是是……請問有何貴幹？

日本傳令兵 聯隊長來……聯隊長到了碼頭的有，快去接。

王書記 聯隊長到了，他叫，我們去接。

日本傳令兵 對的，——快去。

李會長 是是……

日本傳令兵 快點的……八個（下）

（衆又向日傳令兵深深地鞠躬，待日本傳令兵去遠了，才立起。）

李會長 是是，那我們趕快去迎接聯隊長吧，唔……小呆子你快進去，把鞭炮拿出來跟我走（小進內。）

人 會長，我們玩龍燈幾點鐘來？

李會長 吃過晚飯就來，千萬別誤事，……你去吧，……哦，你們要選拿手的玩兒，來幾套精彩的。

人 不過，會長，那個錢數……

李會長 太少了是不是？我是不會虧負你們的價錢的，你跟王書記再商量。

王書記 你快找齊人，選幾套最拿手的玩兒，晚飯後準時到，別誤事。

李會長 對，要緊的是別誤事。聯隊長已經到了。

王書記 至於錢是不會少給你們的，你去吧。

人 是是。（下）

李會長 小呆子，你快點。

小呆子 來了，（拿出鞭炮遞給李會長。）

李會長 點着了放呀……

小呆子 （往裏面奔。）……

李會長 你到裏面幹嗎？

小呆子 拿洋火！

李會長 快點……

小呆子 （出來點鞭炮）……

李會長 （把鞭炮遞給小呆子）前頭走……

小呆子 （走在前面下。）……

（李會長王書記隨下。）

（約摸有半分鐘的光景——）

（李會長王書記彎着腰倒退着上。）

（迎面聯隊長很莊重地走出場，翻譯官，日攝影記者跟隨在後面。四日衛兵護在後面，但剛一出場——翻譯官手一揮，四日兵又折回去了，正在這隆重迎逢之際——）

大小組 （驚慌地跑上）……你幹什麼，你要幹什麼……

日本傳令兵 （追趕上大小組，扯着大小組的膀子……

見聯隊長在場，僵立一傍。）

聯隊長 （申斥日傳令兵。）何をやアてるか，出つてい

け！（你要做什麼，滾開。）

日傳令兵 （懷喪地從另一條路下）……

聯隊長 （走近大小姐，撫摸大小姐的臉，詳端一番）オ

—イ此の娘は誰のか？〔很好，這個姑娘是誰？〕

翻譯官 李會長の娘で御座ます〔是李會長的女兒〕

聯隊長 李會長はこんないい娘が有るのか？〔李會長
還有這樣好的姑娘〕

翻譯官 聯隊長說，李會長的小姐很漂亮。

聯隊長 此の人待たせて俺と一緒に御飯をたべよ，

〔不要放她走，留她陪我吃飯。〕

翻譯官 聯隊長說 請大小姐在一塊兒吃飯。

李會長 是是……這個……

大小姐 我要回去了。

王書記 大小姐，聯隊長既然要留你在一塊吃飯看龍燈，
你就別走吧。

大小姐 不過……

王書記 看聯隊長的样子，他是很喜歡你的。

翻譯官 對了，大小姐別怕，聯隊長很看得起你。

李會長 孩子，你就別回家了。（向敵聯隊長翻譯官。）

聯隊長翻譯官到裏面坐……

聯隊長（拉大小姐進內）哈哈，……

日攝影記者 乾度，お待ちなさい〔請聯隊長等一等〕

（敵聯隊長挽着大小姐立於石級——）

日攝影記者（攝影）何卒、御邪魔なりました。（打攔啦）

（敵聯隊長挽大小姐進，翻譯官隨之，李會長，王書記灣着腰恭送敵聯隊長翻譯官，日攝影記者給李會長，王書記拍照後亦進內。）

王書記（立起見李會長仍在灣着腰——）會長，聯隊長已經進去了！

李會長（立起慌張地——）哦，快點……（跑進）

王書記（隨進——）

（暗 轉）

第二場 景同第一場

這時天色已晚，場上已有農民婦女小孩……多人。

有頃——自治會裏發出一陣笑聲，伴着笑聲——

小呆子（出來點着門口的紅燈籠，再進去抱出幾疋布。）

……

王書記（跨出大門一看，向裏面——）老百姓已經到

得很多了，請聯隊長翻譯官出來開會吧……

（聯隊長，大小姐，翻譯官，李會長又伴着一陣笑聲出來了。）

（衆人站定之後——）

李會長 諸位鄉親，今天是我東山鎮開宣撫民衆龍燈大會。爲什麼要開這個會呢？我現在請翻譯官來跟你們講。翻譯官講的話，大家都要用心聽……（向翻譯官）請翻譯官訓話。

翻譯官 諸位鄉親，今天東山鎮出燈會——開元宵，是宣撫你們老百姓的，待會兒皇軍還要送禮物給你們。大日本皇軍是爲了大家的好才來中國打仗的，皇軍來了以後你們就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了。不過你們要尊敬皇軍，要安份守己。不要私通黨軍和游擊隊。要不皇軍可要砍你們的頭，要你們的命的。完了。
（羣衆並無反應。）

翻譯官 好，現在發布給大家。

（羣衆中有人說：「不要拿日本人的東西。」「日本人的東西不是好拿的」……）

（翻譯官把布硬塞在鄉民們手中，使個眼色給日倭

影記者……)

(日攝影記者拍照。)

翻譯官 これで宜しいですか! [這樣可以了嗎?]

日攝影記者 OK!

翻譯官 (又從鄉民們手中奪回布疋。)不給你們了。……

(這時鑼鼓聲由遠而近。……)

(觀衆中有人說:「燈會來了」「龍燈會來了!」)

(鑼鼓震天龍燈行列已由鎮上(劇場入口)抵達自治會門前,(劇場內。))

(龍燈在劇場中玩耍着……)

王書記 龍燈到這兒來玩。

人 (玩耍着龍球,傾着龍燈。)弟兄們上。

(龍燈躍上舞臺,狂耍着,——)

(玩龍尾的丟下一把短刀——)

翻譯官 (敏捷地拾取短刀。)不碰玩了。(向台右喊)

おーい來い! [來]

(四日衛兵上)

翻譯官 さがして呉れ [搜]

(日衛兵搜查衆鄉民,再搜玩龍燈的,均無所獲。)

翻譯官 一個都不準走。你們都是游藝隊……（向日衛兵。）つれていけ [帶了走。]

（日衛兵二人下台來抓人，引起羣衆中一陣騷擾，日衛兵抓去幾個壯丁和婦女。

（被抓的壯丁婦女紛紛地呼號着：「我是好人」「爲什麼要抓我？」「我是良民啊！」……

（日衛兵把抓的人羣壓上台，經過一番搜查，與台上的衆鄉民拘在一起，由另二日衛兵彈壓。二日衛兵再欲下台抓人時，抓的人羣中忽有一壯丁從人羣中竄出，手裏舉着一枚手榴彈。）

壯丁 不准動！（把把四日衛兵逼聚在石級下。）

（日傳令從台左跳出搶奪農民的手榴彈，但給——）

（大小姐拔過聯隊長腰間的手槍「拍」——）

（日傳令兵中槍倒地斃。）

（壯丁取回手榴彈。）

（大小姐接着以手槍對着聯隊長。）

（翻譯官搶奪過大小姐手槍，對着大小姐。）

（王書記拔出手槍抵住翻譯官。說：「你動！」）

（大小姐奪回翻譯官的手槍，開槍擊斃聯隊長。）

(王書記開槍擊斃翻譯官。)

(四日衛兵見聯隊長被擊斃，亦逃跑，玩龍燈的追上，鄉民一擁將四日衛兵打死。)

(人羣中有呼喊者：「打漢奸」不要讓姓李的跑掉。…)

(李會長聞言往倉裏跑。)

(衆鄉民擁進自治會。)

(日攝影記者逃跑，給王書記開槍擊斃。)

(打漢奸的喊聲沸騰着，拍拍拍清晰的三聲槍聲。)

(衆鄉民又擁進自治會。)

壯丁 姓李的給我們打死了。漢奸給我們打死了。

(大小姐在一邊哭泣。)

王書記 不要哭，他雖然是你父親，是我的姑父，可是他是漢奸，是我們大衆的仇人！

大小姐 我不是捨不得他，我是可憐他這樣的下場！

衆鄉民 你們闖了禍，殺了人，日本鬼子一定要來搜村子的。

這樣怎麼辦呢？

給我們出個主意吧！

大家不要着急！

我們怎麼辦？

我們是有辦法的。

對了，不要怕，請王先生給我們說一說！

王齊記 諸位請聽我說兩句：今天的事情，大家都親眼看見了，親耳聽到了。日本鬼子叫漢奸開什麼宣撫民衆龍燈大會，他們為什麼要開這個會？要玩龍燈？是爲着跟大家同樂嗎？不是的！他們是要藉着玩龍燈把大家騙來，四面埋伏好，來抓人——抓年青的壯丁和女人。男的抓去替日本人當兵，女的送到日本兵營裏去陪日本兵睡覺！他們是想藉着玩龍燈來害大家的。可是這個詭計給游擊隊知道了，沒給鬼子害着！鬼子送布給大家，是真的送給你們嗎？這大家都看見的，送布給你，替你照過像，他又收回去了。鬼子是騙大家給他照像，照好了像，好給外國人看，說他們待中國老百姓多好！大家記住，以後日本鬼子拿任何好東西來騙我們，都不要上他的當，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是沒有好心的。那個翻譯官漢奸說：「大日本皇軍是爲了大家的好，才來中國打仗的，皇軍來了以後，你們就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了！」諸位，我請問你

們，日本鬼子來強佔我們中國的土地，是爲我們中國的好嗎？

羣衆 不是的！

不是的！

王書記 我再問大家，日本鬼子來了我們東山鎮以後，我們是不是安居樂業了？是不是過太平日子了？……

羣衆 ……………

王書記 ……鬼子來以後，全鎮的房子給燒了，壯丁殺了五六百，女人姦死一百多，牛羊豬雞，全宰光！這是太平日子嗎？這叫安居樂業嗎？不是的！鬼子來了以後，使我們家破人亡！我們應該報這個仇，雪這個恨，跟鬼子勢不兩立，要跟鬼子拚，現在我們的辦法，就是大家加入游擊隊，跟我暫時避到山上去，等有機會再幹！

羣衆們 好！加入游擊隊！

幹游擊隊去。

上山去！

……………

（這時雄壯的衝鋒號聲突起，美神仙手執游擊隊羣

族，領游擊隊由劇場入口街上）

賽神仙 老王，這兒怎麼樣了？

王書記 敵人已給我們消滅了，大家已決定跟我們到山上去！

賽神仙 好極了，敵人四週的埋伏也給我們殲滅了！

小呆子 （從人叢中竄出）賽神仙，你怎麼不跑了？

賽神仙 呆子，我現在不跑了！

小呆子 唉！……賽神仙我也可以跟你們上山去嗎？

賽神仙 當然可以，你拿這個（把蘇旗給小呆子拿）好，

大家上山去！

羣衆們 走呀！上山去！

都去呀！

王書記 慢點！把龍燈再耍起來走！

羣衆 好！

（鑼鼓震天，龍燈更活躍地耍起來！往山裏去了！（即劇場大門））

——完——

附白：本劇第二場，是以露天劇場爲宜，如在戶內劇場演出，可不必不打破舊錢。

一九四〇・三月五日修正

兇手

一幕劇

時 冬天。

地 沿長江狹山，工人住宅區。

人 (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五十六歲，爲人純良。在貧苦的生活中，却
能勤儉過活。她很體貼丈夫，熱愛兒子。

小謝(兒子)——廿四歲，體魄強壯，性勇敢而誠摯。
某鍊廠的機工，現在鍊廠因戰局的影響而停工
了，他也隨着失業。頭腦很清楚，對於救國勤好
工作，尤爲熱心。

謝大(父親)——五十八歲，性良善。某鍊廠的老機
工。

范振華——廿七歲。熱心救國的份子，也是某鍊廠的
失業工人。

二嫂子——廿五歲，一個可憐的媳婦，常挨丈夫的打
罵。

老二——廿六歲，二嫂子的丈夫，性粗暴，嗜酒。也是
某鍊廠的失業工人。(不登場)

彭玉山——卅七歲，性陰險而刻毒。流氓，放高利貸
的。在鍊廠一帶，密謀破壞抗戰工作，要害救國

倭子，敵軍的走狗，漢奸。

景 謝大家的客堂

是間狹小簡陋的客堂，正面偏右有一大門通街道，偏左有一窗戶，左面有一門通內室，房門口放有一張破舊小長條桌，桌上有洋鐵做的香爐燭台，右面靠牆搭放著一個木板鋪，台中偏左放一張破舊的方桌，圍着方桌放了三條長板凳。

這間房屋的四壁是篾泥砌成的，有幾處牆角已掉脫了泥巴，被柴煙薰黑的蘆葦屋頂，有幾處也漏了天鑽，總之，這間房屋是破舊了。

幕啟 朔風怒嘯，雪花飄落著；母親在小長條桌前虔敬地焚香祈禱著……

小謝 （在內室）……媽！你把棉襖放在那兒了，……

母親 （向內）就在床頭的藍包袱裏……找到了嗎？……

小謝 （在內室）……找到了，……（手裏拿著一件女棉襖，

說著出來）媽！你這件棉襖恐怕發不出錢來，再說……

母親 你到當舖裏去試試看。

小謝 再說，下着這樣大的雪，天又這樣冷，還是留下這件棉襖給媽穿……

母親 媽不冷，你還是把它拿去當吧，寒裏祇有這件棉襖
還可以當點錢……天已經快斷黑了，連了街上的當舖
就要關門了，孩子你快拿去當吧。

小謝 當我身上的毛線褂子吧。（說着脫下身上的毛線
衫）我這件毛線褂子一定會多當些錢，那就多買點
米回來，也好多過幾天日子，媽，好吧？

母親 不好，孩子你還是穿上……這樣要凍出病來的，現
在祇求個「萬事太平」，要是你凍出病來，那就更不
得了啦……

小謝 媽，我是不會凍出病來的，你看，我的身體多結實。
（拍拍胸脯）

母親 孩子，你聽媽的話，穿上毛線褂子吧。就打麻裏停
了工，你們父子兩頓歇了生意，我們連糊口——買米
的錢都沒有，飽一頓，飢一頓的過着日子，要是你再
凍病了，那怎麼得了？現在祇求菩薩個太平日子過
……孩子，難媽的話穿上吧。（給小謝穿上毛線衫）
拿媽的棉襖當去。

小謝 那媽不也受凍了嗎？

母親 媽雖然老了，老骨頭還能吃苦……媽身上還有件

被襖穿著呢，就是凍病了也不要緊，睡兩天就會好的……孩子，快去吧，媽還等著你當掉棉襖賣米回來做晚飯呢。

小謝 媽，……你真……

母親 孩子，你快去吧！

謝大 (由內室出)……小謝他媽不要當衣服了，我這就出去貪彭玉山，他找我談話，我想再跟他借點錢……

母親 你不要打這個如意算盤了，我們欠彭玉山的那廿塊錢，他還逼著要還呢！哪會再借給你……

謝大 我去跟他商量，商量，說不定他會借的……

母親 現在你們父子兩個都歇了生意，廠裏哪天復工還沒音訊，他哪肯再借錢給我們？

小謝 爸爸，我看還是當當吧，彭玉山那傢伙的錢是不好用的，以前他借錢給我們是圖厚利，現在我們歇了生意，連本還歸不上，他哪肯再借！

謝大 你們母子兩個不要操心，讓我法跟彭玉山去商量商量，天這樣冷，把你們的棉衣當掉，叫你們受凍也不是辦法，讓我去找他試試。

小謝 爸爸你不要說，他是不會再借的。還是當當吧。

謝大：你們不要操心，讓我丟。今天當掉這件棉襖，明天
又怎樣辦呢？要吃飯的日子長著呢！（下）

母親：唉！孩子，你還是去當掉它吧，你老子，是借不到錢
的。

小謝：（煩悶地下）唔，我這就去……

范振華：（與小謝迎面碰著）小謝，你要出去嗎？

小謝：我正打算出去當當……有什麼事？老范，你這樣忙
張……

范振華：（掩飾地）沒有什麼……這個……（看母親一
眼又看小謝一眼）

小謝：（會意了，支開母親）哦，媽！你燒點熱茶來給范
大哥喝。

母親：好，范大哥，你坐會兒。（進內室）

范振華：大概不用客氣。

（小謝范振華目送母親下。）

小謝：出了什麼事？

范振華：沒出什麼事，我聽到個不好的風聲。

小謝：什麼不好的風聲？

范振華：聽說那個傢伙知道我們扣下他寄出去的報告

信，他很怕我們報告保安隊抓他。

小謝：呵，……你說那個傢伙是誰？

范振華：除去那條狗還有誰。

小謝：是彭玉山！

范振華：噯，……彭玉山因為在信上把礦山的地形、礦上的警察人數，警察的槍枝都寫了，……他知道這次逃不了我們的手了。

小謝：他打算怎麼辦呢？

范振華：他打算「狗急跳牆，」聽說要跟我們救國會裏面的人拚一下。

小謝：跟我們拚？

范振華：噯，並且指定要跟妳小謝幹一下。因為他知道那封信是落在妳手裏的。

小謝：哼！他要跟我小謝幹，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范振華：可是我們還是要防備他，他現在是「狗急跳牆」……再說他們當漢奸的說不定身上會有「傢伙」的（以手比擬手槍狀）說不定他還想撈個本，拚掉我們一兩個……

小謝：諒他還不敢殺人。

范振華 那我們總是防備些的好。

小謝 這當然……老范，那我們趕快去跟大家商量個辦法來對付他。

母親 （提著一把瓦茶壺上）

母親 （提著一把瓦茶壺上）范大哥，喝茶。

范振華 （喝白茶）多謝你，大媽。

小謝 老范！我們趕快走吧，我還得去當當呢。

范振華 好，走。

母親 孩子，你當了衣服，順便就買米回來，不要在外面

耽擱……

小謝 哦，知道了，我就回來的，老范，我們走。（下）

范振華 （隨下）

母親 （目送子下，關上大門。）……

（此時風聲大作）

女聲 （傷心的嗷哭著）

男聲 （暴躁地）再哭老子就打死你……

女聲 你打死算了，我請願死……也不要讓你過這種

日子……

男聲 老子就打死你……（又鬥起來了。）

女聲 你打，你打，你不打死我，我就不是人……來，

你媽養的……

男聲：你以為老子不敢……

母親（聞聲出外勸）……老二，快不要這樣……二

嫂子你自己何必找死呢。快跟我走……（上）

二嫂子（頭髮被扭亂了，臉頰上有幾處青紫的傷痕……

隨母上）……

母親（關上大門）……

二嫂子（哭訴着）……我前世作了什麼孽，弄生嫁了

這個死冤家。

老二（在外打門）大媽，你放他出來，我今天非打死這

個賤貨不可。

母親：老二，你聽我的話回去吧……難纏你就算了。

二嫂子：你不打死我不是你媽養的……

母親：二嫂子，你也少說兩句吧。

老二：（在外）好，有種的不要回來……（自己回去了）

母親：唉！夫妻吵嘴，犯不着這樣……

二嫂子（傷心地哭起來）……

母親：二嫂子，快不要哭了，……又爲什麼事情鬧起來？

二嫂子：（訴苦地）大媽，我勸他不要喝酒，我碰豬了嗎？

母親 又是爲喝酒的事，老二不是不喝酒的嗎？

二嫂子 是的，大媽，就打工廠裏停了工，他歇了生意，一天到晚沒有事做，就喝酒，——灌黃湯，大媽，你是青天，要是有了錢的時候，吃點喝點還不算什麼，現在煤礦不開了，廠裏停了工，連買米的錢都沒有，那裏還有錢喝酒呢？大媽，不怕你笑，早上我當了一付銀耳環，弄到一塊錢買米的，這個死人……他把一塊錢在街上全喝光了！

母親 後來怎麼又鬧起來的呢？

二嫂子 他喝得醉薰薰地回來，我說了他兩句，他動手就打我……（又放聲大哭。）

母親 唉！就打廠裏停了工。我們這兒的人都有些變了！

二嫂子 大媽，我真不要再活下去了，跟這個死人這樣活受罪，還不如死掉了乾淨，閻王老爺快點來收我吧！

母親：（忌諱地）快不要紅口白牙咒死怨活的，你們這年青呢，誰會過出天日來的，我大媽這麼大年紀，日子過得有一頓沒一頓還不敢怨活呢。

二嫂子 我拿什麼比大媽，大爺對大媽多好，無論什麼事，都不用大媽操心，要柴有柴，要米有米，大爺度氣

又好，什麼事都知情知理的，那裏像我家的死人……

母親 老頭對是好極了，許多事雖說不我要操心——有時老頭還把操心的事瞞着我——但是我也不能不顧神的，就打廠裏停了工，他們父子倆個歇了生意，沒有吃的倒不去說它，彭玉山還逼着我們還他的債……想起來也是叫人過不下去，唉！真是一家不知一家事。

二嫂子 大爺還有小謝一個幫手，大媽還愁什麼呢？你真是前世修的，大爺待你這樣好，小謝哥又孝順……

唉！我一定是前世作多了孽，今生才嫁給這個死冤家。

母親 你也不要這樣想，以前老二對你不是蠻好的嗎？

二嫂子 可是他近來動手就打我！

母親 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似海深，他對你不會沒有恩愛的，……他大概是歇了生意，心緒不好才喝酒的……

范振華（在外敲門）大媽：開門。

母親（開門）范大哥請進來。

范振華（手裏提着一布包米上）大媽，小謝叫我給他

把米送回去的。他在外面有事，一會兒就回來……

（給母親米）

母親（接過米）哦，難為你……這樣冷的天……范大

哥，請問你，我家小謝在外面有什麼事？

范振華也沒有什麼事，在我家裏閒賦。

母親哦，哦……

范振華大媽，我走了。

母親不坐一會了嗎？

范振華不了。（匆匆地下）

二嫂子大媽我也回去了。

母親二嫂子，你別走，在我家裏吃過晚飯再回去，……

二嫂子不了，大媽，今天對不起你，吵鬧你……我回去了。

母親吃過晚飯再回去。

二嫂子我吃不下去，我還是要回去的好。大媽。

母親那我就留你了，……回去再不要跟老二吵了。

二嫂子哦。大媽，對不起你哭臉……（下）

母親……再不要跟老二鬧了……（送二嫂手下）

二嫂子（在外）哦！……

母親（關上大門）唉！

（這時天時已暗，風聲大作。）

母親（收拾桌子，拿米向內室走……）

彭玉山（在外敲門）

母親 誰？

彭玉山（敲門）……

母親 誰呀！（開開門，見是彭玉山）哦彭大爺來了，請裏面坐。

彭玉山（把屋裏窺看了一下）不用招呼。（把大門關上）

母親 彭大爺請坐。（拿燈）

彭玉山 好……線，蕭大回來了嗎？

母親 他會彭大爺去，還沒回家來呢。

彭玉山 他還沒回來？我們牙牙清一會兒了。

母親 彭大爺又找他有什麼事？

彭玉山 沒有什麼事，打這兒過順便進來歇歇腳，……

……小蕭哥在家嗎？（走到內室門口張望一下。）

母親 我家小蕭不在家，出去了。

彭玉山（一怔，緊張地）不在家？

母親 彭大爺，你問他作什麼？

彭玉山（撓齷地）沒有什麼；（有含意地）我很掛念他。

母親 多承彭大爺照應，我家小謝年紀輕，不懂事……

彭玉山 好說，大嫂你還不知道嘛，近來小謝在礦上的手
面闊得很寬，場面擺得很大，保安隊的隊部直進直出
的。

母親 唉，就打廠裏停了工，歇了生意，這個孩子隔在家
裏沒事做，一天到晚在外閒闖。

彭玉山 他近來很忙吧？

母親 很忙，他忙些什麼？

彭玉山 大嫂，你就別反穿皮馬褂——裝佯了，我彭玉山
眼觀八方，耳聽十六方，他們在幹些什麼把戲，我
全都知道。

母親 彭大爺，你知道些什麼？

彭玉山 這得問你了。

母親 我！我不知道……

彭玉山 好！我們不談這些。……喂大嫂，我問你，小謝到
那兒去了？

母親（懷疑地）你問他作什麼？

彭玉山 沒有什麼……喂，我今天買了幾條刀子魚，我要

請他吃晚飯。

母親 他到朋友家去玩了。

彭玉山 朋友家！那個朋友家？……是在范振華家對不對？

母親 是的，是在范振華家。

彭玉山 你沒記錯吧？

母親 剛才范振華還到我家來，告訴我的呢。

彭玉山 好那我要走了。

母親 再坐一會兒。

彭玉山 改天再來，今天沒有工夫了。（匆匆地下）

范振華 （從外面窗戶向裏探望一下）……

母親 （祇見人影一閃，恐懼地）誰？

范振華 （隨即上）我，大媽。

母親 哦，范大哥，把我吓了一跳，剛才在窗口的是你嗎？

范振華 唔，我在窗口已經蹲了半天了。

母親 蹲在窗口？

范振華 我要聽彭玉山跟大媽談些什麼。

母親 彭玉山進來的時候，你就來了嗎？

范振華 唔，……可是外面的風很大，我聽不清他跟大媽談

的話，大媽，彭玉山來幹什麼的？

母親 他是打這兒路過，進來歇歇腳的……

范振華 他沒說別的吗？

母親 他問我家小謝到那兒去了。

范振華 你告訴他了嗎？

母親 我告訴他，小謝在咱家。

范振華 （驚訝地）哦！

母親 有什麼事嗎？

范振華 （掩飾地）沒有什麼……大爺還沒有回來？

母親 還沒呢，……（不安地）彭玉山問我家小謝在那

兒問得我肉跳心驚的……這個裏面，一定有什麼事，

范大哥，請你快告訴我。

范振華 大媽，他還跟你談別的事嗎？

母親 沒有。他就問小謝到那兒去了，他還說要請小謝吃

晚飯呢。

范振華 大媽，你不該告訴他小謝在我家。

母親 有什麼不方便嗎？

范振華 （支吾地）沒有…沒有…大媽，我走了，要是彭

玉山再來你別告訴他我來過了。

母親 （拉住范）范大哥，你別走，你告訴我，彭玉山找

誰

我家小謝幹什麼？

范振華 大媽，你別問……沒有什麼……

母親 范大哥請你告訴我，……也好使我安心。

范振華 大媽，你一定要知道，那我就告訴你，彭玉山當
了漢奸，專把我們鎮上的情形報告日本人……

母親 他找我家小謝也去當漢奸嗎？

范振華 不是的……彭玉山，前天又寫了封報告信，在信
上他把鎮上的情形，鎮上的警察人數，警察的槍枝都
寫了……這封信落在我們的手裏了。

母親 那他找我家小謝幹什麼呢？

范振華 他恐怕知道是逃不了啦，『狗急跳牆』要想跟
我們救國會的人拚一下。

母親 那他就是要找我家小謝了……這怎麼得了！

范振華 大媽，你別着急，他不一定是找小謝，就是找小
謝，也來不及了，今天晚上保安隊就要抓他了。

母親 （情急地）不管怎麼樣……我是不能放心的，范
大哥，請你叫我家小謝快回來……

范振華 大媽，你別着急，彭玉山是害不着我們的。

母親 不管怎麼樣，請你叫我家小謝回來……

范振華 好我走了。(急下)

母親 (關上大門,走向長條桌前,焚香祈禱,一面叩頭,
一面禱告着)求菩薩賜給我太平日子過,祇求他父
子倆個太太平平的,一切的災難都降在我身上……

謝大 (在外敲門)小謝他媽,開門!

母親 老頭回來了……(去開門)

謝大 (賴唐地上)……………

母親 小謝他爹,你回來了。

謝大 唔!

母親 你到那兒去了,弄到這樣晚才回來。

謝大 (支吾地)我沒有到那兒去……(反問地)你說
我到那兒去來着……

母親 剛才彭玉山來過,他說跟你分手有一會兒了。

謝大 (一怔)他來過?他來幹什麼?

母親 他沒有別的事,祇是問我家小謝到那兒去了。

謝大 ……他找小謝……他找小謝……(神經地)小謝
呢……小謝呢?……

母親 他到范振華家玩去了。

謝大 哦……

母親 你餓了吧，我來弄飯給你吃。

謝大 不餓，我不要吃。（掏出一張鈔票給母親）喲，這是五塊錢，你拿去買米。

母親 你那兒來的五塊錢？

謝大 你不要管，你把錢拿去。

母親 （接過錢發現謝大手上的血跡）呵！你的手怎麼這樣紅的？

謝大 （急快收回手）沒有……我的手不紅。……

母親 （又發現謝大衣袖染有血跡）你的身上那兒來的血跡？

謝大 （竭力地躲藏著）你瞎說……沒有……我身上沒有血跡……

母親 你不要瞞我……你外面做了什麼……你這五塊錢是那兒來的？

謝大 （恐懼地）我沒有做什麼事……你不要管我……

母親 那你手上身上的血是那兒來的？

謝大 你不要管……你不要管……

母親 （急著）小謝他爹，你快說出來，你在外面做了什麼事？

謝大 ……我沒有做什麼事……我沒有殺人……

母親 殺人！

謝大 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殺人……這是彭玉山逼我
幹的……

母親 彭玉山叫你去殺人！

謝大 唔，他叫我去殺人，我不肯幹傷天害理的事……他
就逼着我還他的債。……我答應他去殺人，他就給我
五塊錢！

母親 你就拿了五塊錢，你就殺了人！

謝大 ……我是爲了你們母子倆個，你們母子倆個要吃
飯！……我不願意你們操心，不願意你們挨餓……我
是爲了你們、爲了你們母子倆個，……我拿了五塊
錢！……

母親 你就殺了人！

謝大 沒有，沒有！……我沒有殺人，是彭玉山逼着我幹
的，……他給了我一把刀，把我帶到鑛山腳下，天烏
黑，雪下得很大，……前面有一個人急忙忙地走着，
……彭玉山叫我追上去殺他……啊！天呀！……那個
時候我的心一橫，……追上去，使勁地在那個人脊背

上戳了三刀，那個人就大叫了一聲，隨即倒在雪地上
了，……我回頭一看，彭玉山跑了，……我就聽見那
個人躺在雪地上，哎喲，哎喲地哼！……我這才知道
我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我嚇怕起來，我就往家裏
跑……

母親 我的天啊！……想不到你真殺了人！……

謝大 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殺人，你不準亂說，……這是
彭玉山逼我幹的……我是爲了你們母子倆個，我歇
了生意，沒有飯吃，我才掙了他五塊錢，……（瀝順
地），人是我殺的，可是不是我要殺的，是彭玉山，逼
我殺的……

母親 （苦痛地）小謝他爹，你不要說了，菩薩是會明白
的……

謝大 菩薩是知道我沒有殺人……

母親 菩薩是不會降罪給你的，

謝大 菩薩爲什麼要降罪給我？……這是彭玉山逼我幹
的，刀是他給我的，人是他叫我殺的。……那個時候，
在山腳下，雪下得很大，風也很大，前面有個人急忙
忙的走着，彭玉山跟我說：「就是他，追上去做了他！」

我的心一橫……呵，我受了他的騙了，……這都是爲了要吃飯，拿了他五塊錢……我才做了這格傷天害理的事，……我對那婦人的脊背上連襲了三刀……三刀……那個人叫了一聲，就倒在雪地上了，我回頭一看，彭玉山跑了，那個人躺在雪地上哎喲哎喲地哼……

小謝（在外痛苦地）哎喲……哎喲……

謝大（恐懼地）我又聽見那個人在哼了，小謝她嚇，快逃，快逃……那個人找來了……

范振華（在外敲門）大媽，快開門，大媽。

謝大（緊張地）……你是誰？

范振華（在外）我是范振華，大爺快開門。

謝大（向母）你開。

母親（開開門）……

范振華（扶小謝上）

小謝（哼聲不止）……

母親 孩子，你怎麼了？孩子，……

范振華 小謝給人毆傷了！

謝大 呵！我的兒子也給人毆傷了？

范振華 他的脊背上給戳了三刀。

謝大 脊背上戳了三刀？不會的，……不會的……不能這樣的，不能這樣的！……

范振華 是的，大爺，他傷在脊背上。

謝大 （痛苦地）呵，我的天呀！我怎麼做了這樣的事，……叫我怎麼活下去，叫我怎麼活下去！

范振華 他從我家裏出來還好好的呢，不一會，我在家裏聽到外面山腳下，有人在哎喲哎喲地哼……我就到山腳下去看，他脊背上淌著血！我就把他扶回來了。

母親 （痛苦地）菩薩呵，這個災難為什麼降在我們謝家，我老輩子早燒香換水……沒有做過一件壞事，我祇有這塊肉呵。菩薩你沒眼睛嗎？菩薩……

謝大 孩子，老子對不起你，……對不起謝家的祖宗，我……是暈了頭……叫鬼迷住了……

范振華 大爺，大媽，你別傷心難過了，這件事我知道一定是那個漢奸彭玉山幹的，我就去找他，說他還逃不了。……（親切的呼喚）小謝……小謝……

母親 孩子，孩子，范大哥叫你……

小謝 媽，……哎喲……

范振華¹（安慰地）小謝你靜靜地養傷，你的仇，有我們來給你報。

小謝 老范……你們不要擔心我的傷，要緊的是逮住了彭玉山，不要……叫他逃了……他……是我們大家的仇人……

范振華 是的，他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我去了。（急下）

母親 孩子，你的傷痛嗎？

小謝 媽！……不要緊的，這點傷算不了什麼……你看我的身體多結實。（拍拍胸脯）

謝太（懊喪地）我不該拿他的錢……受他的騙，做了這件事，……（狂放地）我怎麼啦，……我怎麼啦，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小謝，就是我親生的骨肉，就是我的兒子，……孩子，老子太對不起你了，……老子是爲了吃飯……要救活一家人，我才幹的……可是老子不知道是你，是我的兒子……

母親 小謝他爹，你快別說了，……孩子媽扶你到床上躺下吧！

小謝（蘇醒過來）……哦，爸爸回來了，……媽，快弄

飯給爸爸吃，……我們不是有米了嗎？

母親 孩子，爸爸跟媽那能吃得下，……

小謝 媽，我的傷不要緊……你們不要煩心……（一陣

劇烈的疼痛）哎喲……哎喲……

母親 孩子，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小謝 哎喲……哎喲……

謝大 孩子，孩子……

小謝 （透過一口氣來）我的心口痛！……

母親 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

小謝 哎喲……哎喲……嘔……嘔……

謝大
母親 孩子，孩子，……孩子……

小謝 媽……爸爸……我心痛……媽……爸……

（死去了！）

母親 孩子……孩子……孩子……（放聲痛哭）我的肉

呵！我的命呵！

謝大 孩子，孩子，……呵！我的孩子死了！（瘋狂地）

死了！……是我親手殺死的，……我為什麼要殺死
他？……是爲了吃飯，爲了活命……不，……不是的，

……是彭玉山逼着我幹的，……我不能放過他，……
我要殺死他……我要殺死他……可是，我的孩子，我
的骨肉，死了，是我親手殺死的！……天呵，我怎麼活
下去？！我怎麼活下去？！

—— 幕 下 ——

挖 公 路

一 幕 劇

時 初夏。

地 離火線約五十里，吳家村村頭橋旁。

人 (以上場先後為序)

金生——十三歲。(長發子。)

銀根——十五歲。(長發女。)

庚才——廿八歲。農民。

長發——四十歲農民，為人忠懇，明大理。

吳保長——五十六歲，為人公正，熱心公益，知時務。

榮升——廿六歲，農民性急躁而正直。

大順——廿二歲，農民。

小福子——廿歲，農民。

老婦——六十五歲，(長發母。)

劉邦貴——四十餘歲，農民。(長發姐夫。)

長發妻——三十六歲。

王排長——三十餘歲，工兵排長。

景 綠油的田野鋪展着大地。一條溪流分割開田畝，橫跨溪流，有座拱起的石橋，橋旁有一顆碩大的樟樹。在橋的另一邊架着一付腳踏的永車。

晨曦

薄雲漸漸消逝，燦陽升起，村中雞啼，樹上鳥鳴，稀疏的砲聲，却擾壞了清晨的恬靜。

幕啟 金生和銀根伏在水車上踏水，他們合着踏水的节拍哼着歌。這歌是無字詞的。用舌尖向上顎彈動，發出自然的聲音——（歌譜見第78面）

金生（拭拭汗，喘了口氣。）……

銀根 弟弟你累了嗎？

金生 不累，姐姐你呢？

銀根 我也不累。

金生（又拭拭汗。）我熬死了，……姐姐你看今天會下雨嗎？

銀根 那我……我怎麼會知道呢？

金生（怨惡地）真討厭太陽這樣辣。

銀根（這才發現了真理。）哦，出了這樣大的太陽，是不會下雨的。

金生 再不下雨我們田裏的稻都乾死了。

銀根 不要緊，我們可以水車呀！

金生 車水，車水，我們車了三四天了，田裏的水還不夠用呢。

銀根 那我們就得快些車，跟這個討厭的天，拚一拚。好

不好？

金生 好。

（他們加緊車水，又唱起前面的歌。）

庚才 （背著鋤頭由右上台）金生，銀根你們在車水呀。

金生 噯。庚才叔你下田了。

銀根 庚才叔在橋頭歌會兒吧。

庚才 不了。銀根，我也要去車水了，田裏的稻都快乾死了。你們爹爹下田了嗎？（說著由橋下。）

銀根 還沒呢。

庚才 （已走遠了）哦，我走了。

（銀根金生繼續地唱歌踏水……）

（這時砲聲漸近——）

金生 姐姐你聽。

銀根 什麼？

金生 砲聲。

銀根 唔！砲聲。

金生 比昨天更響了。

（砲聲更響亮。）

銀根 (驚奇的。)唔！響多了。

金生 快打到我們這兒來了。

銀根 比昨天更近了。

金生 姐姐，那怎麼辦呢！

銀根 什麼事怎麼辦？

金生 要是日本鬼子打到我們村裏來？

銀根 那怕什麼。我們可以把代弟子，小蓮姑，小長根……

都找來，跟日本鬼子拚一拚。

金生 唔——唔。我聽說日本鬼子專喜歡吃我們小孩的。

銀根 聽說。

金生 真慘。要是日本鬼子來了，就不得了了！

長發 (背着鋤頭從台右上。)什麼事不得了？金生。

金生 爹爹，日本鬼子要來了。

長發 誰說的。

金生 你沒聽見夫崗在響嗎？

長發 哦，……小孩子家不要亂說，日本鬼子離我們遠遠呢。(站到橋頭上。)……銀根，橋邊這兩畝田都車

滿了嗎？

銀根 都滿了。

長發 還得快些車，天晴得這樣燥，不知道那天才會下雨呢。唉！（說着由橋下。）好好車水啊！

金生 哦！
銀根

（有頃）

吳保長 （由遠處）長發長發！……（尋找着很黑的，一邊揩着汗扇着扇子從台右上。）長發！

銀根 保長，你找我爹爹嗎？

吳保長 銀根……金生，你們在車水……哦是的，我老遠好像看見是他在這兒的……你爹呢？

金生 剛走——下田去了。

吳保長 哦，哦……

銀根 你找他有事嗎？

吳保長 是的，有事，有事……

金生 您坐下歇一會罷！我來給你叫他。（跳下水車，跑上橋頂）爹爹，爹爹！

長發 （在遠處）什麼事？

金生 保長找你有事……

長發 誰找我呀？

金生 保長，吳保長。

長發 （在遠處）哦，來了！

保長 你們倆車了幾畝田啦？

銀根 剛車滿了橋邊兩畝田，天這樣熱。（埋怨地）

保長 太累了，歇會吧！

長發 （折回來）大叔，你找我？

保長 是的。

長發 坐坐！

保長 我到家裏去找你，說你下田來了，我就追到這兒來了。

長發 （也坐下）找我有什麼事嗎？（向金生銀根）你們倆歇一會兒！

（金生銀根坐在水車旁飲茶）

保長 這個，剛才師部來了命令，叫我們第十保出五十個人去挖公路，……

長發 又挖公路？

保長 噯！挖公路……

長發 （望遠處）榮升，大順他們也在那邊哪，我們把大家集起來談一談好嗎？

保長 好的好的，這件事本應該跟大家談個明白才對。

長發 榮升，大順，快來談一件事……

（榮升，大順，從橋後背着鋤頭上。）

保長 這回公事來得很急，還是趕快辦好了，好安心地車水種田。

長發 天道未乾，再不下雨真不得了啦！

保長 可不是，事情又都趕到一起啦！

榮升 談什麼事？

大順 什麼事？長發哥。

榮升 保長也在這兒。

保長 我來了一會兒了，榮升。

小福子 長發哥，什麼事？

長發 聽保長跟你們說。……庚才還沒來。

銀根 庚才叔下田去了。

長發 （立橋頂）庚才，庚才……

庚才 （在遠處）什麼事？

長發 你丟下手來一下。

庚才 （繞着玉）什麼事？

長發 你坐下來聽保長說。

庚才 保長來了。

長發 金生你回去燒壺茶來。

金生 哦。(下)

大順 保長，又有什麼事了？

榮升 快點談吧，我還要車水去哪。

吳保長 這個……師部來了命令叫我們第十保出五十個人去挖公路。

衆 挖公路？

保長 噯，挖公路。……

榮升 我們不是挖過兩次了嗎？

大順 對了，我們挖過了，爲什麼還要挖呢。

小福子 真是的，……挖公路不給我們錢，還要自己帶飯吃，……又來叫我們挖了。……

長發 大家聽保長說。

保長 這次是澈底破壞。……

庚才 什麼是澈底破壞？

保長 澈底破壞。這個澈底破壞，就是最後的破壞，就是把原來是河的，就把路改成河。原來是田的，就把路改成田，原來是山的，就把路改成山。原來……

小福子 這麼大的工程，挖幾個月也挖不莊呀！

長發 （躊躇地）可是，這幾天，是天乾稻枯，大家都在
忙着拼命車水，那個能丟下莊稼去挖路！

庚才 長發哥的話，說得對，我們總不能眼看着莊稼在田
裏活活地乾死，枯死呀。

榮升 我們挖過兩次了，總算對起公家了，再叫我們挖第
三次我可不幹了！

小福子 我們要是再去挖路，把莊稼糟蹋了，那我們還靠
什麼活命？

榮升 不去挖。

大順 大家都不去挖。

保長 大家請聽我說幾句，……長發說的話是對的，誰位
說的也都是實情，我知道大家這兩天都在拼命車水
……可是今天是緊急命令，限我們從周家撤底破渡
到李莊二里路要在中午十二點鐘以前完工！這個，事
關軍令，我們也不能不考慮一下的。

庚才 是緊急命令！

小福子 二里路，五十個人挖，限中午完工，那怎麼行呢。

庚才 是緊急命令啊！

榮生：管它什麼緊急不緊急，現在車水比什麼都緊急呢。
長發：事情既然是這樣緊急，我們就不能不好好地想一想。……

榮升：這想個屁，不怕和乾死的，就去挖路。我榮升說什麼都不去挖了。

長發：榮生，不要這樣吵，這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事，這得大家平心靜氣的商量商量。

康才：對的，大家來商量商量。

大順：還有什麼商量的。

長發：長短總得有個決斷，我們不能叫大叔爲難，保長一向爲保上作事，都是爲我們大家出力流汗。今天碰上這件麻煩的事，我們總不能撒手不管。

保長：那也不要緊，我其善是吳家的子孫，諸位兄弟也是吳家的子孫，我們是一家人，我爲保上作一點小事，也是應該的。不過，這次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三思而後行，不要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大局，據我的看法，目前大家只有兼顧顧之，一面車水，一面挖路，要說乾脆不挖。那恐怕於公於私都有所不便。

榮升：那麼依保長的意思是……

保長 田也得種，路也得挖。其實挖路對自己未必沒有好處。

榮升 不挖公路對自己還有害處？

保長 那是因為你們還沒有看到挖公路的好處。

小福子 好處？

庚才 挖公路還有好處？

長發 那就請保長說一說。

保長 日本鬼子打仗，全仗着坦克車衝，那個坦克車，一點鐘可以走五六十里路，我們把公路挖掉，日本鬼子的坦克車，就開不起來，日本鬼子沒有坦克車掩護前進，我們的軍隊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把鬼子殺光，殺光了鬼子，打了勝仗，就可以保住家鄉，我們大家才可以安居樂業的過太平日子，這就是挖公路的好處。
(絕聲又響起，衆啞然。)

保長 (接着說) 戰爭打得還未緊我們就是丟下莊稼去挖公路也是應該的。

金生 (提着茶壺，捧着幾個飯碗上) 奶奶來了……

老婦 (跟着上) 你們都沒下田哪，快喝點水，其善，我聽說又要挖公路了是嗎？

保長 大嫂，是的。

（長發握壺倒水去，榮升，大順，小福子等同坐；老婦坐橋岸上。）

老婦 （坐下）其善，那怎麼行，這幾天都要車水救莊稼，我們給公家做事也得有個分寸，總不能放下莊稼不做去挖路。

長發 媽，我們正在商量這件事呢。

老婦 沒有什麼商量的呢。說什麼這次也不能去挖路。

保長 可是大嫂這次不比往常。事情很緊急，地勢越來越近，公事又限在中午完工。看情形這次也不能不挖的。

老婦 其善，你是知道的，我們莊稼人，是全靠著莊稼活命的，那能丟下莊稼不管去挖路？

榮升 （急燥地）說什麼也不挖！

大順 不挖，不挖！

小福子 我們不能眼看著把莊稼糟蹋掉！

大順 不挖，不挖！

（緊急的鬨響與聲，震壓住大家的激動。）

（衆皆贊成。）

金生（畏怕，悄悄地）姐姐，砲聲更近了。

銀根 唔，響多了！噢！（望橋頭）噢！姑爺來了！

金生 姑爹！姑爹！

劉邦貴（狠狠地由橋頭跑上，氣喘不已。）不得了，不得了，……

長發 呵！姐夫，你怎麼了？

老婦 邦貴是你！

銀根 姑爺，姑爺！

金生 姑爹。

劉邦貴 不得了，不得了！……

長發 什麼事，不得了？

劉邦貴 日本鬼子的坦克車……衝到我們村子裏……

長發 什麼，日本鬼子佔了劉莊？

庚才 那離我們還有五十里了！

劉邦貴 我……我逃出來的……

老婦 我家大姑娘呢？

劉邦貴 她……她死了！

老婦 死了！

長發 她怎麼死的？

劉邦貴 日本鬼子進了村子就四處找女人，那時候，我帶着媽媽跟金生的姑媽和小秀姑往村外面逃。那知道剛一出門就碰見三個日本鬼子，他們就把媽跟金生的姑媽和小秀姑拉着往村裏祠堂裏跑，我就跟在後面追，我說『日本老爺，我求你們放了她們吧！』日本兵不理我，只是嘻嘻哈哈地笑！到了祠堂，我一進村裏的女人差不多都在那兒，他們渾身的衣服都給剝光了！有許多日本兵在那兒……在那兒糟塌她們！

老媽 呵，天啊！菩薩呵，這是什麼鬼世界？

長發 他媽的，這般畜牲，養來呢！

劉邦貴 養來，媽，金生的姑媽，小秀姑，也被他們……呵！

我衝上前去救她們，那知道那個站在旁邊的日本兵，拔出腰刀，就對我頭上砍。我一讓，把我的脖子砍了，媽她們看我給砍了，就掙扎……可是有什麼用呢？那個日本兵許是氣了，就在她們每個人的肚子上戳了幾刀！我再衝上去看她們；那個日本兵就開槍打我，我就逃，逃了一夜，逃到你們這兒來了……

美生、他媽的，日本鬼子這樣橫蠻……

大順 我們的村子，可不能受他們的欺負……

老綠 這種劫數他們一定要受報應的。

小福子 要是日本鬼子打到我們村裏來怎麼得了？

劉邦貴 （懊喪地）我們村子吃虧，就是沒聽軍隊的話，
把公路挖掉……

衆 啊！

劉邦貴 日本鬼子的坦克車才衝過來的。

長發 是坦克車衝進村子的？

劉邦貴 是的，唉！就是坦克車，那個倒斃的坦克車，村前
的王莊把公路挖掉了，日本鬼子就沒去。

保長 諸位，你們可親耳聽見劉老表的話了吧。挖公路對
我們是有好處的，如果我們不願意挖公路，那我敢
說，我們吳家村也要像劉老表的村子一樣受到日本
鬼子的糟塌的。

虎才 那我們怎麼辦？

小福子 總得出個好主意。

保長 怎麼辦？要守住我們的田地，要保護我們的妻兒老
小，我們今天只有去幫助軍隊去挖公路。

劉邦貴 （突然站起來）怎麼，你們這兒的公路也沒挖，

…那快…那…快挖…我來幫你們挖……

（猛烈而緊密的砲聲！）

庚才 壞了，壞了。砲越來越近了。

小福子 日本鬼子快打來了。

榮生 他媽的，打吧，打吧老子等着你們來……

長發妻 （跑上）長發，長發，……不得了，不得了，日本鬼子要打來了，我們快逃吧！……

長發 逃？

庚才 （徬徨地）逃到那兒去？

小福子 長發哥，我們逃吧。

長發 （堅定地）不，不逃。

長發妻 長發，你暈了頭了嗎？家裏老的老，小的小，你就不管了嗎？

長發 我不逃，我告訴你，我不逃！

長發妻 金生跟我走。

金生 媽媽，我不要逃。

長發妻 你不逃日本鬼子來吃掉你。

金生 你瞎說。

長發妻 那銀根跟我走。

銀根 不嗎，我要去挖公路攔住日本鬼子的坦克車！弟弟
你也去。

金生 好！

長發妻 媽！咱們走罷，您這麼大年紀，日本鬼子來了再
逃也逃不了啦！

老婦 金生媽，這兒有我們的田地，一燒着活命的田地，
我也不逃，我要守住田地，守住莊稼，守住我們的房
子！我們不能逃啊！

長發妻 那麼日本鬼子衝過來可怎麼辦呢？

老婦 我們挖公路，把公路挖掉，鬼子就衝不過來了。你
姐夫村子沒挖公路，一家都給日本鬼子殺掉了，你姊
姊也給日本兵殺死啦！

長發妻 啊，姊夫你來了！姊姊她們給日本鬼子殺死啦！

啊呀！這是什麼劫數！（哭了！）

劉邦貴 是的，……你們快點挖公路吧！

保長 諸位，現在是火燒眉毛，事在眼前，我們大家不要
再遲疑了，你們離敵人的大崗快迫近我們的村子了，
我們要是再顧莊稼不去挖路，那麼敵入衝過來，佔了
我們的田地，我們就一輩子別耕種莊稼了。

老婦 孩子們，你們都去挖公路吧。

保長 現在男子漢都去挖路，你們女人們就多辛苦一下
替男人車水罷！

（金生銀根悄悄地下）

長發 好，我們去挖路！

榮生 我也去挖路了！

庚才 去挖路！

小福子 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長發 大順你呢？

大順 我當然也去。

保長 那個鋤頭多的，給我一把，我也去挖。

庚才 好保長，我兩把，給你一把。（給保長鋤頭）

劉邦貴 我也去。

長發 邦貴你在我家歇一會兒吧。你的膀子受了傷……

劉邦貴 不要緊！我一支膀子受了傷，我還有另一支膀子
呢……挖公路要緊哪！

庚才 劉老表，我們入塲了，那邊田裏還有好多人哪！你
歇歇吧。

劉邦貴 不，你們不要攔住我……挖公路，要緊哪！

王排長（急上）啊呀，吳保長，我找死你了，怎麼還沒出發？

保長 這就走。

王排長 快一點吧，老表們，現在我們已經三面把敵人包圍起來了，我們再把周家到李莊的公路澈底破壞掉，敵人就跑不出去了，也衝不過這邊來了，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把鬼子殺光！老表們走吧！

（金生和銀根各搥胸頭上）

銀根 爸爸我去！

金生 我也去！

王排長 人夠了，小老表們，你們留著車水罷，田裏的生活也要人做呀

保長 金生銀根就留著車水罷。

銀根 不，我要去！

金生 我和姊姊都要去挖公路。（鬧著要去。）

老婦 他們姊弟既然要去，就給他們去吧。水，我來跟他媽車，（說著爬上水車。）來，金生媽，我們來車水。

（金生把笠帽給老婦戴上，銀根把笠帽給長發妻戴上。）

(衆歡呼着挖公路去，攔住鬼子兵！……)

(王排長領衆由橋跑下。)

王排長 老表們！快跑呀……

(金生銀根又唱起開幕時唱的歌。)

(老婦長發妻不知不覺的合着拍子踏水。)

(金生銀根追去。)

老婦 (高聲遠送) 你們大家都出力挖呀！

衆 (在遠處歡快的應着) 哦……

——幕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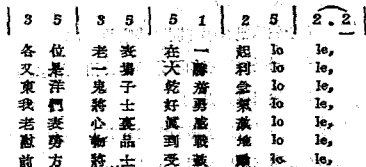
G 調 2/4

好消息

洪道題詞
抗劇二聯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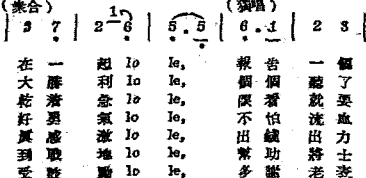
(獨唱)

(蘇南民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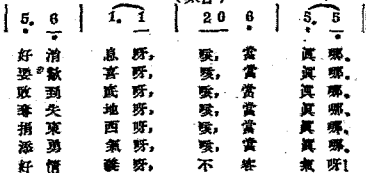


(衆合)

(獨唱)



(衆合)



後 記

這本書子裏所收的戲，都是在極其窮促的情境中寫成的。

去年初春在南昌，有過一點短期的安靜生活，當時爲重慶並將吳平主編的幾天在江西新喻縣爲着過在當時當地的需要而寫的。

關於青的中心意識，我全圖說明：『主要想在這大的經濟壓迫下，無來源的生存，接受教育，進而『真正敵人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漢奸走狗才可能實現，才可以重新得到。』

此書在稿式亦圖，因活版出廣大衆來，集合也出平動

衆在露天劇場上演那些「沉悶」的創作，往往不能鎮壓住不習慣安靜地來看話劇的士兵農民觀衆的喧噪，儘管演員如何賣力，觀衆却不能集中於舞臺上的演出！一場戲演完，除去那片斷緊張的場面留給觀衆一些印象外，全劇表現了些什麼？觀衆却尙不知！

當我思構這齣戲的時候，就懷着改除上述缺陷的心情，企圖寫得「熱鬧」些。朋友們看過戲，認定這是齣 MELO DRAMA（鬧劇），依照西手戲劇理論的說法，MELO DRAMA 是種格調不高的戲劇。我想如果能把事物性質寫得深刻些，然而我却寫得多乎鬧劇，然熱鬧些，這種適合廣大羣衆場合演出的 MELO DRAMA 我們是可以給予積極評價的吧！

在結構上，我想是需要緊湊，特別是第二幕龍燈出場以後至結束的幾段戲。更緊要的是幕後場面的處理，千萬不要有絲毫的紊亂才好。

最後結尾，重新至起龍燈，應玩得活躍、熱烈！

在露天劇場演出，第二場最好採用「就幕後方式」，龍燈最後下場可受到村鎮上去，然如果是在劇場演出，原版的演員回龍燈行列一齊走下最後，直接到劇場，隨曲當地

鄉政負責人（如保甲長）或駐軍政訓負責人演講發動游擊戰之意義。揭露敵人欺騙陰謀來結束演出。如在戶內劇場演出，則可不必打破幕綫。

自去年三八節在南昌上演以來，後經在衡陽，長沙，南岳，以及湘北前綫等地不斷地演出中，修正了許多缺點，得使團元宵逐漸地改變了粗糙的面貌。

前年的冬天，同著幾位同志，在大冶鐵山結束一場演出工作，并繼續平津同學對鐵山失業工人的組訓工作。

這是場令人值得回憶而熱烈的工作。那時，連日飄落著雪花，寂寞而沉默的鐵山上蓋滿潔雪，沿着長江江岸，冒着朔風，我每天獨自要從石灰窖走十五里地到象鎮工人住宅區給失業工友演講抗戰一般問題。

工友們，在飢寒交迫下，都還熱烈地接受我的宣傳，他們都急于要尋找出失業的原因和出路。

這樣，我與他們混熟熟悉了，也漸漸了解了他們的生活。

有一天，講演完畢，雪落得很大，他們硬留我在他們家裏暫歇一夜。

就在這天，我與他們聊天，獲得了「兇手」底題材。

我珍惜，憤恨，在哀傷這題材的內容。

經過了一個久長的日子，在南昌，我是再也不願耽誤蘊藏於內心的這一題材。那些熱誠而誠摯的臉面，那落雪夜晚的情景，縈回在腦際終日，我在一種迫不及待的情緒下，兩天夜，寫成兇手。

我讚揚，我愛小謝的忠勇情熱，我恨透漢奸彭玉山的刺毒，我希望能充分給觀眾以警惕！

現在大冶雖已淪陷，我們的忠勇友人們，有的留在鑛山里打游擊，有的已到後方工廠裏去工作了，失業的苦難過程，已邁過了。

我還常常聽到他們的消息。

這齣戲，與鬧元宵相反，它很沉悶，但能真誠表演，賦予濃烈的情感表露，那或可補救寫作上的缺陷。

挖公路，寫得特別急促，最苦的是材料不夠。那時却又需要描寫破路題材的戲。

我祇得把從當時在高安縣前棧看到破路的印象，構成這齣戲。

爲着觀戲的對象都是農民羣衆，因此立意寫得單純。

記得在新喻縣首次演出的時候，因爲演員同志們甚悉農民生活，扮演的形像亦極真實，獲得了不小的效果。

其次，也竭力想描寫出贛北田野風景的美麗，在情調上能多予注重或可增色于萬一。

我很羞怯地把這三個戲印出來，我明知這都是粗糙不成形的東西，然而在經過上演的城市前綫……所接觸過的友軍都常紛紛索取，但因油印不及，寄遞困難，加以好友們的鼓勵，我就大胆印成這樣子。

我希望，這是我初學寫戲的開始，我更望自己能寫出「傑作」的戲來。

廿九年三月廿日，寫于長沙。

新刊劇本兩種

烟
葦
港

兩幕三景劇

洗羣作
實價五角

本劇是作者的得意之作，內容描寫
海濱漁民的慘苦生活及其奮起抗敵的故
事，人物活躍，劇情緊張。迭經軍委會

政治部抗敵演劇第二、第七兩隊在長沙、吉安、金華等
演出，效果極佳。原稿曾經數次修改，今始作為定本，
本店精校刊行。卷首有作者長序及舞臺面四幅，卷末並附

名音樂家洗星海、張清泉兩先生為本劇特製新曲三支，裝幀由圖案名家張
友慈先生設計，可稱美俱難并。

·新 歌 劇·

江漢漁歌

·訂 正 本·

作者近年來在改良中國歌劇
方面之努力，實為不容否認之事
實。其所寫劇本，前後不下十餘
種，類皆膾炙人口。本劇尤為其

中之翹楚，平劇隊在湘桂一帶，上演不下數十次，湘劇各隊至今表演

田漢作
實價五角

不輟，可見其價值。劇本曾經發表，惟受承魯魚類
多，作者今春過桂，曾以三晚之力，妥為修正，然
後交本店付梓，作為定本。

發行者

六藝書店

桂林郵路 143 號

宵 元 關

1940 年 10 月 初 版

1—3000 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實 價 五 角

著 作 者 : 嚴 瑛

行 發 : 六 藝 書 店

桂林郵箱 243 號

封面作者：張友慈

廣西省圖書館藏
本館員會審查證書字號四六一號



\$0.50

\$0.6